



20世纪十大儿童文学经典之一

[美]休·洛夫廷 / 著
Hugh Lofting

怪医杜里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的马戏团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梁家林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是个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因为懂动物语言，后来就成了动物医生，成了全世界动物界中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有一帮动物朋友，和他一起云游天下。靠着动物们特有的功能，杜里特扶困济危，救人水火。这许多不可思议的奇事，像糖葫芦一样，串起了一个又一个情节曲折，想象丰富的童话故事，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

杜里特医生虽然其貌不扬，不善于世俗交际，但通晓动物语言、学识渊博。这样一个小人物，一进入他喜爱的大自然中，到了他的动物朋友中间，就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为帮助弱者而奋不顾身的精神。这样充满爱心、融知识于故事中的杰出作品，在当今纷扰的世界中分外动人、弥足珍贵。

怪医杜里特的形象，在欧美地区家喻户晓。一个世纪以来，这部作品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文字出版。语文家们把它作为写作教材，好莱坞多次把它搬上银幕。无比瑰丽的想象力，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作者朴实稚拙的手绘插图，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阅读经历中一段不可替代的美好回忆。

建议上架 ● 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80-594-7



9 787806 805947 >

定价：29.80元

怪医杜里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的马戏团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美) 休·洛夫廷 (Hugh Lofting) / 著

梁家林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主要人物



杜里特

博学多才的兽医，精通鸟类和动物语言。



吐—吐

一只猫头鹰，善于计算，号称“数学脑袋”。



赛德尼

荒穴庄园国王，一个邪恶的人。



波利雨下

一只鸚鵡，杜里特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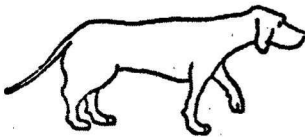
嘎卜—嘎卜

一只鸭子，经常跟随杜里特不离左右，是他的好管家。



拱卜—拱卜

一头猪，贪吃，不爱动。但心肠不坏，也有好胜心。有点象我们的猪八戒。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吉扑—吉扑

一条狗，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斯大兵

一个男孩，杜里特的助手。



小白鼠

一只鸚鵡，杜里特的朋友。



马克

买猫食的小贩，杜里特的朋友。

杜里特的动物园

Dolittle's Zoo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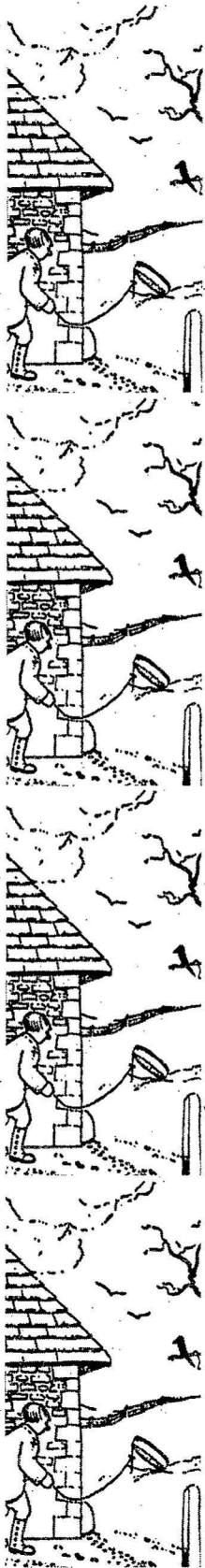
开头的話

第一章

- 1 来自嘎卜—嘎卜的口信 / 135
- 2 探险归来 / 137
- 3 惊喜的聚会 / 140
- 4 新动物园 / 143
- 5 动物城 / 146
- 6 又穷了 / 149
- 7 狗獾的牙齿 / 152
- 8 布嘟儿巴的黄金 / 154
- 9 鼠类文字 / 157

第二章

- 1 新的学习 / 160
- 2 鼠类俱乐部 / 163
- 3 周月大餐 / 165
- 4 旅社鼠 / 168
- 5 舍生忘死的多疑 / 171
- 6 火山鼠 / 174
- 7 地心深处的响动 / 176
- 8 鼠类共和国 / 179
- 9 博物馆鼠的故事 / 182
- 10 笨人教授的杰作 / 184
- 11 监狱鼠的故事 / 189
- 12 执著地寻找 / 192



第三章

- 1 马厩鼠的故事 / 196
- 2 狡猾的恶魔寒鸦 / 200
- 3 荒穴庄园 / 204
- 4 火灾 / 207
- 5 皮盒子 / 210
- 6 看家狗 / 213
- 7 羊皮纸碎片 / 215
- 8 克林来了 / 218
- 9 荒穴庄园之谜 / 220
- 10 侦探克林 / 223
- 11 遗嘱找到了 / 225
- 12 秘密壁橱 / 227
- 13 小白鼠狂跑马拉松 / 229
- 14 我们会被捕 / 232





开头的话

“波利两下，你说，”我身子后仰，向椅背上一靠，咬着羽毛笔问，“我再写一本关于杜里特的传记，该怎么开头才最有趣？”

老鸚鵡用写字台上的墨水瓶当镜子，正在那儿照呢。它停止自我欣赏，严肃地瞥了我一眼。

“再写一本？”它大声问，“又要有一本杜里特的书了吗？”

“……是的。”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写杜里特的生活吗？不过我……”

“我明白。”波利两下说，“我只是不大懂，出多少书，是由谁决定的？”

“这个嘛，归根结底，是公众吧。”我说，“我在问你呢，怎么开头好？”

“斯大兵呀，”它眯着眼睛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杜里特经历的趣事太多了。应该删去哪些倒比加上哪些更叫人伤脑筋。眼看你斯大兵两鬓也有了白发，假如你想把杜里特干过的事全写下来，只怕写到我这把年纪，你也写不完。当然了，你写这本书，不是让所谓的知识分子看的。虽然我常想，迄今为止你是唯一接近杜里特且也能讲一口动物语言的人，你早就该写一本所谓的有知识分子味道的自然科学史，当然我指的是有用的知识分子。这种书或许可以放在将来写。现在呢，我们主要是在写一个伟人的生活，是啊，怎么开头呢？对了，就从我们坐在巨型海蜗牛的壳里重回布哪儿巴的地方写起，就是在大海深处旅行的那一回。”

“也好。但是我想，怎样增删，更难决定。哪些部分是最有趣的呢？”

“是的，”它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每当杜里特收拾他的黑包包，准备出去旅行时，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他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哪些带上，哪些留下？’面对着剃须刀，他就能犹豫半个小时：带上，还是不带？他说，一块碎玻璃就完全可以刮胡子。记得吧，你还学过用玻璃片刮胡子呢。他这个人最讨厌多带行李。一般来说，他不会带剃须刀。但是我和嘎卜一嘎卜总是怕玻璃划破脸，总是在出发前偷偷把剃须刀放进黑包包里去，就算他后来



发现了,也没事。因为当初带了什么,没带什么,他早忘了。”

“是的,老是这样。”我说,“可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波利两下默不作声地想了一会儿。

“那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它问。

“《杜里特的动物园》。”我说。

“嗯,”它沉吟着说,“那么我建议你应当尽快弄清楚动物园那一部分。但是首先呢,你最好讲一点关于你的旧事,你的双亲以及你们家的事情,那次离家,一走就是三年呢。虽说写你的私事未免带了感情色彩,但是人们都喜欢书里面有那么一点带感情的东西。我就认识一个老太太,她读书读得直掉眼泪时,总是……”

“我明白,我明白。”眼看波利两下又把话题说得走了板,我赶紧插话,“咱们,还是说咱们的事。”

“好吧,”它说,“我有个主意,你一边写,一边读出声来。如果哪块儿写得沉闷、不精彩,你就能觉察到——因为那样,我就会打瞌睡。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吃了饭就困得睁不开眼,所以你想让我醒着听,就得想办法一直写得精彩有趣。稿纸准备足了吗?墨水瓶灌满了没?好,那就开始吧。”

于是,我拿出一枝新的羽毛笔,仔细地削好了笔尖,开始写作。

第一章

1 来自嘎卜—嘎卜的口信

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回到家的医生只顾着自己高兴，连对海蜗牛说一声“再见”也给忘了。全靠这只海蜗牛载着我们穿越海底，完成了这次漫长而危险的旅行，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家的彼岸。医生叫我们等着，他自己再次跑向海滩。

与海蜗牛的告别，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全体提着行李站在那里，注视着海蜗牛。浓雾遮去了它巨大身躯的一半，像座高塔似的背壳在漫漫的雾气中不断变换着形状。它就像这种环境的景致之一。长长的灰色躯体 and 它身下灰色的沙滩融为一体，随着全身肌肉自如、平滑而舒缓的运动，身躯巨大的它不知不觉地滑进了较深的水里，往前走，身子开始下沉，下沉……直到圆形的盖顶像一抹暗淡的粉红色，漂浮在毫无色彩的海面上；再接下来，它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们大家转过身朝着陆地，朝着布哪儿巴——我们的家走去。

“我想不出，家里的嘎卜—嘎卜有些什么吃的东西？”我们排成纵行，跟在吉扑—吉扑的后面，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时，医生说，“但愿它有许多的好东西，我可是饿极了。”

“我也如此。”巴木波说。

这时，在潮湿而迷蒙的天空中，出现了两只美丽的野鸭子，它们弯了弯鼓起的翅膀，降落在医生的脚前。

“嘎卜—嘎卜让我们告诉你们快点儿回家，”它们说，“它等着你们呢。”

“天！”医生大喊，“它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

“是我们告诉它的，”野鸭说，“这会儿爱尔兰海上在闹大风暴，正朝这边刮过来呢。我们刚才就到内陆去飞，飞着飞着，就看见您从海蜗牛的大壳里登陆了。我们就先飞到您



“嘎卜—嘎卜让我们告诉你们快点儿回家。”

“你们是否感到,下雨对于飞行有所不便?”杜里特问。

“不,下雨不怎么影响我们。”野鸭说,“虽然某些内陆鸟翅膀一湿就飞不动。当然了,总的来说,要飞得慢一些,因为空气本身也变得沉重了呀。”

“我明白。”杜里特说,“好了,咱们走吧。吉扑—吉扑,你来带路,你找坚硬土地的本领比我们都强。”

“听我说,伙计们,”看着野鸭振翅欲飞,波利两下对它们说,“医生回来的消息,不要急着传出去,好不好?他刚刚结束漫长而疲劳的旅行。你们知道消息传开会是个什么样子:附近乡下所有的鸟就全都拥到后门来了,咳嗽的,感冒的,还有别的。还有的什么病也没有,硬装出个病来,作为前来拜访的借口。医生得休息休息,然后再开始接诊。”

“不不,我们不告诉任何人。”野鸭说,“起码今晚上不说。真的有许多猎鸟都打听他呢,谁也说不清他何时归来。以往他出门可没有这么长时间啊!”

“唉!”看着野鸭带着双翅旋起的呼呼风声消失在我们头顶上的雨雾中,波利两下自言自语地说,“我敢肯定,杜里特又得把他的日程安排分配给每一位可能遇到的沙鸥或是鹈鸟了。可怜的医生!不过话说回来,这就叫名气。但是我自己却还是不想当个医生……咳,这雨!斯大兵,让我钻到你大衣下面吧。雨水顺着我的翅膀直往下流。”

真是多亏了吉扑—吉扑这个出色的向导,否则我们想越过沼泽进城可不容易。时近傍晚,天色渐暗,海上的雾气像波涛一样不断涌到我们周围,把一切都遮盖起来,让你连鼻子下边的东西也看不到,只有从布哪儿巴的教堂塔楼上传来的钟声告诉我们这是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但是吉扑—吉扑,凭着它那无与伦比的鼻子,在这种地方却是个绝好的开路者。沼泽像迷宫般沿着壕沟伸向四面八方,而这些壕沟现在已被正在上涨的潮水灌得满满当

家,把这消息告诉了嘎卜—嘎卜。说到您回来,大家可高兴了,嘎卜—嘎卜好像正忙着晾亚麻布床单,它就让我们带了这个口信。它还说让斯大兵顺路到肉店去,捎回一磅香肠。另外,家里的糖也没有了,再就是还得买几根蜡烛。”

“多谢,多谢!”杜里特说,“多谢你们的好心。我会去买这些东西的。从上岸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分钟,你们已飞了个来回,飞得挺快哟。”

“是的,不到一分钟。在飞行方面,我们野鸭都是一流的。”野鸭说。



当,成了一条条小河。我们这些行路者有谁稍不留意,就会被阻隔到翻腾的水中而进退两难。然而吉扑—吉扑,它不受水老鼠的诱惑,像一个出色的领航员,掌握着安全的航向,通过一切艰难险阻,始终让我们的脚踩在坚硬的土地上。

最后,它终于带着我们走上了一个高大的土丘。土丘的旁边,就是布哪儿巴河。顺着这条河,就可以走到老石桥。路边渐渐地出现了一两间小屋,说明城市已经不远。透过一团团漂浮的雾气,不时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湍急的河面上移动着的灰色帆船,那是海上归来的渔船,和我们一样,向着自己的家奔去。



吉扑—吉扑是个出色的向导

2 探险归来

离城越来越近,老石桥上的灯光穿过灰色的雾团朝着我们闪闪烁烁。这时波利两下说:“医生,打发斯大兵去买香肠,您自己绕路走城外,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让小娃娃们和狗们认出了您,您就一辈子也别想到家了。这您可明白?”

“是的,你说得有道理,波利两下。”杜里特说,“咱们从这儿拐弯朝北,然后绕到牛街。”

于是,其他人和医生走了,而我一个人进了城。说实话,不能享受和医生一块到家的那种感觉,我还真有点遗憾呢。不过我这边的另一番激动,弥补了一些我的遗憾。我独自一人大模大样跨过老石桥,感觉是一个探险家从异国他乡凯旋回到了家乡。啊,我斯大兵,鞋匠的儿子,在那个晚上所感受到的自豪,比发现了新大陆而归来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还要强烈呢。

激动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得意,那就是没有任何人认出我来。我好像天方夜谭中施了魔法的人,我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我。比起临走时,我又大了3岁。正是一个孩子往上蹿个子、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时候。我在不算明亮的路灯下朝肉铺走着,身边经过的人,我能认出一大半来。假如我告诉他们我是谁,以及最后一次从这条鹅卵石路上经过以后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噢,他们还不知道要惊愣成什么样子呢!突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走到了河墙边上。那些年,我常常坐在这里,两条腿悬在河水的上空,呆呆地看着航船出出进进,一任它们把一个孩子的幻想带到那些不曾去过的异国土地。





身边经过的人，我能认出一大半来

在商业广场的一家不大明亮的商店前，我看见一个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看他的正面还是背面，我都能一眼就认出来的人——卖猫食的马克。出于好玩的目的，我想试试，看他是不是也认不出我来。于是我走到那店前，像他那样站在橱窗前往里看。过了一会，他回过回头，也看了看我。啊！他没认出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来！太好玩了！接着，我就进了肉店。

我要了香肠。人家给我称了，包了，交到我手里。卖肉的是我一个老熟人。但他打量了一下我身上的破衣烂衫（我的衣服打着补丁，

又短又小），再没表现出什么关注或者认出我来的样子。可是到交钱时，我才心里一沉，原来我口袋里仅有的钱，是两块西班牙大银币，这还是对波浪角的那次不友好访问留下的纪念。卖肉的看着西班牙银币，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只收英国钱币。”他说。

“对不起，”我解释说，“我身上只有这些钱。您是不是没有零钱找给我？您瞧，这是上好的银币，一块至少值5个先令呢。”

“也许值吧。”卖肉的说，“但我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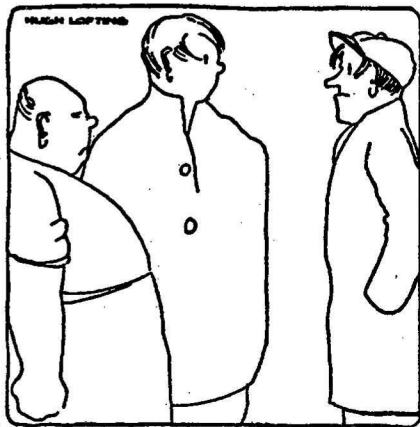
卖肉的老板已经有些不耐烦，并且有点怀疑我的样子。我正考虑自己该怎么办，却发现这店里此刻除了我和老板，还有第三个人。显然他对这边发生的事情挺感兴趣。我转过身一看，是马克。原来他一直跟着我。

这一回，他的眼睛（就是不斜的那一只）吃惊地盯着我，有些认出来了。他突然冲过来，抓住我的手。

“这不是斯大兵吗？”他尖声说，“没错，这是斯大兵！长得高大英俊，恐怕连你亲娘也认不出你了。晒黑了，像个咖啡果。”

马克这个人，全城的商人他都认识，卖肉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常为狗们买骨头和碎肉。于是，他转身对卖肉的说：

“怎么搞的，阿尔弗雷德，这是托美·斯大兵，杰克·斯大兵的小子呀！刚从外国回来的。阿尔弗雷德，别怀疑，他不会欠账的。他是给医生买东西的。我来担保好了。斯大兵，你是和医生



“这不是斯大兵吗？”



一块回来的,是吧?”他直勾勾地瞅着我,问,“不会是你一个人回来的,是吧?”

“不,不是。医生也回来了。”我说,“此刻他就在城里,平安无事。”

“那,你们是刚到的,是吧?”他说,“就是今晚,是吧?杜里特不管何时回来,我总是很快就能知道。”

“是的,”我说,“他这会儿正在回家的路上,吩咐我来为他买点东西。可是我的钱,全是外币。”

说这话时,我带着一种优越感,一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抬抬眉毛,不屑地看了看那位像块石头似的肉铺掌柜。这种蹲在家门口长出来的脑子,怎么能指望他理解一个真正的冒险家的困难呢。

“好了,阿尔福雷德会把香肠给你的,没问题。”马克说。

“当然当然,没问题。”老板看看我的气派,满脸堆笑地说,“虽说我的确没法找钱,这你也了解。可是,早点告诉我你是谁,肉是给谁买的,那我二话不说。就赊给你了,尽管杜里特这个人,他的信用并不是最好的。接着这肉,请转告医生,就说他能安全归来,我很高兴。”

我高傲地答了一声:“谢谢。”

然后,我一手夹着包,一手被马克紧挽着,向街里走去。

“你知道,斯大兵,”我们朝牛街走着,马克说,“不管哪一年,杜里特从外面回来,他到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在欢迎他,从不例外。他从不告诉我他回来。真的,我明白他希望谁也不要知道。但尽管如此,我却总是在他进城前一个小时就知道了,并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表示欢迎。真见了面,他也就不嫌我,并且还挺高兴。上次分手到如今,你们一定见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遇到的惊险也一定多得不得了?”



我一手夹着包,一手被马克紧挽着

“是的,马克。”我说,“我们见到的,比原来想象的、希望的还要多。我们带回的笔记本,能装一独轮车。此外还有一批草药收藏品,是一个印第安博物学家收集的,极有价值并且十分奇特。而且,马克,你想不到吧,我们是坐在一个超巨型海蜗牛的透明外壳里,由它驮着,沿着海底从大西洋彼岸一路爬着回到了家里。”

“唉,”马克说,“医生他经历的奇事怪事,真是数不胜数。可是他周游四海的逸闻趣事,我已经不打算再讲给别人了。有个名叫‘红狮’的酒吧,以前我常在那里给人们讲述杜里特的故事——比方说在晚上,人们想听故事的时候。不过最近我已不讲了。杜里特精通动物语言的事,人家根本就不信,讲了有什么用处?”



我们在牛街已走了 800 多米,离医生家不远了。天很黑,但周围的大树及树篱上,不时传来鸟儿们扑棱扑棱的振翅声和它们的呢喃低语。天气还很冷,此刻的英国除了冬候鸟,很少能见到其他鸟。可是在那个著名的大花园包围着的小屋子外边,却已聚集了上千只鸟儿,等着欢迎了不起的杜里特归来。它们准备在那里守夜,为了一大早能见他一面。

走上台阶时,眼前的情景使我想到了,杜里特所享受的那种独特的声望和友谊,与世俗社会中此类东西相比,巨大的差别大概就在这里:某些人拥有朋友,分手 3 年,再见时已陌如路人;但杜里特和他的朋友分手时间越长,重新聚首时的欢乐便愈加激动人心。

3 惊喜的聚会

其实,我和马克并没有完全错过医生回来的情景。我们俩来到厨房时,发现里面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原来想当然地以为,那里面一定是热闹非凡,一定全是问候呀、提问呀什么的。可是除了医生,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此外还有个嘎卜—嘎卜,一看见我,它立刻就抱怨起来,说我买香肠用的时间太长!

“可是,拱卜—拱卜,它上哪儿去了?”我们进去时,医生正在问。

“我怎么知道呢?我的医生。”嘎卜—嘎卜说,“待会儿它会冒出来的,还有其他几位,您不用操心。饭前洗手,您洗了没?请不要非等到跟前才洗。5 分钟以内晚饭就可上桌。斯大兵,你帮我弄弄香肠。另外,医生,我们在饭厅开饭。”

“在饭厅开饭?”医生大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按老习惯,就在厨房里吃呢?”

“厨房不够大呀!”嘎卜—嘎卜咬牙切齿地说。

从这位大管家眼睛的余光里,可以看出,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当饭厅的门打开时,大家就明白了。全体成员——包括拱卜—拱卜、吐—吐、威兹、托比,还有小白鼠,全都在场,全都穿得花枝招展。这是一个为了向杜里特表示欢迎与敬意的“惊喜的聚会”。饭厅是个很堂皇的老屋,多年以前医生就把它锁起来了。实际上自从他的妹妹萨哈走了以后,就再没用过这个屋子。可是今天晚上,这里却花花绿绿地装饰上了彩纸、彩带和枞树的枝叶。所有的动物们都穿上过去演出哑剧时的服装,小白鼠也穿上了那件极小的马甲和裤子。想当年,它就是穿着这些出现在那显赫一时的杜里特马戏团里的。

现在,随着医生出现在门口,我们久已生疏的喧闹就开始了。哇哇、汪汪和咕咕的声音突然一下子响起来,但是却闹而不乱,显然这是经过策划的一个晚会。晚餐也是精心准备的,桌子上高高地堆放着水果等各种美味。每道菜之间,凡是在家的动物都表演一个节目。拱卜—拱卜朗诵了它的《系列食品诗》之一,题目为《发蔫的卷心菜》;托比和威兹表演了拳击(拳击台就在桌子中央),戴的是真的拳击手套,拳击手套绑在它们的前爪上。小白



鼠把自己的节目叫做碗底大马戏,这个节目安排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碗里,我所见过的这类节目中,这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小白鼠自己扮演一个马戏团老板,它头戴一顶极小的帽子(用纸做的),神气活现地用两个后腿站立着。它的一班人马包括:一位女性无鞍骑马师、一个小丑和一个驯狮员。骑马师是另一只白鼠,腰间束着芭蕾舞裙。它的坐骑称得上是一匹神速“战马”,其实是一只松鼠。驯狮员也是一只白鼠,而它的狮子则是另一个大个子的白鼠,头上装饰了细绳,算是狮子的鬃毛。



拱卜—拱卜朗诵了《发蔫的卷心菜》

总的来说,那一晚的节目中,我觉得酒碗马戏最为成功。小白鼠甚至还想办法化了妆。它用浓重的黑油彩把它的胡子粘在一起,看上去更像一个凶狠的马戏团老板的标准胡须。那位女性骑马师演的是钻圈,那圈是纸做的。小丑(它也化了妆,脸涂成黑白相间)表演了翻跟头,而“狮子”则发出凶残的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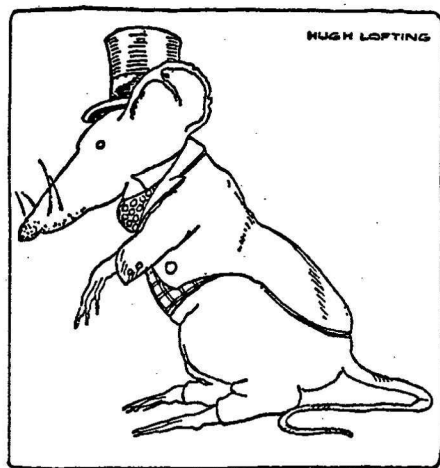
“不可思议。这个演出,你们是怎么来得及准备的。”看着小丑的滑稽样子,医生笑出的眼泪顺颊而下,他说,“真好,比我的马戏团里的哪个节目都好。半个小时以前,你们才知道我要回来,你们是怎么弄出来的?”

“医生,您上楼去看看,就会明白‘是怎么弄出来的’!”嘎卜—嘎卜怒气冲冲地说,“这都是拱卜—拱卜的主意。为了找服装找丝带,它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它们还把花园刨了一遍,找什么常青枝!哼,这叫什么事!而且正是您要回来,我需要它们帮我收拾收拾、做些准备的时候。”

“算了算了,嘎卜—嘎卜,”杜里特继续笑着说,“值得,值得。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节目。屋子嘛,很快就会收拾好的。我、斯大兵,还有巴木波都会帮你。这你放心。”

“我明白。可是,巴木波,我想不出来把他安顿到什么地方睡觉。”嘎卜—嘎卜说,“我们的床,没有一张能放下他。”

“不要紧,我来安排。”杜里特说,“就算实在不行,可以拼两张席子铺在地上嘛。”



小白鼠扮演一个马戏团老板



“医生，该您了。”拱卜一拱卜说，“下面是您的节目，都想听您讲讲这回的旅行呢。”

“对！对！”全体成员齐声嚷叫起来，“从头讲，从头头上讲！”

“可是，天哪，”杜里特大声说，“如果按流水账，从头讲起，每天晚上讲，3年也讲不完呢！”

“那就讲一部分，”拱卜一拱卜叽里咕噜地说，“剩下的明天再讲，反正还有明天呢。”

奇奇早就从壁炉架上取下烟斗和装烟丝的罐罐。杜里特点起烟斗开始从头头上，也就是从旅行开始的细节一一讲起。那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场面：长长的餐桌边围了一圈凝神倾听的面孔，其中有人，也有动物。在我的记忆中，杜里特家族成员，那是到得最齐的一回：巴木波、马克、我、嘎卜一嘎卜、拱卜一拱卜、奇奇、吉扑一吉扑、吐一吐、托比狗、威兹狗，还有小白鼠。

就在医生刚要开始讲时，突然间窗户上砰的一声，有谁敲了一下，接着，从窗外传进一个声音：“让我进去，我也想听。”

这是马厩里的那匹瘸腿老马。它听到这边的喧闹声，知道是医生回来了，便走过来，也想参加这个聚会。

正好朝着花园的两扇法兰西式窗子没上闩，瘸马就从窗子上，提出了参加聚会的要求。这叫大管家嘎卜一嘎卜十分恼火，它非要让我先把老马蹄子上的土刷掉，才允许它进入铺着地毯的屋子。让我吃惊的是，面对如此这般的环境气氛，老马进屋时却走得慢条斯理、若无其事。只见它不慌不忙地经过全屋，在医生的坐椅和餐具架之间找了块地方，说它想离说话的人近些，因为听力已大不如前了。医生则客气地说了句“Glad to see you! (很高兴见到您！)”

“我本来正要去马厩看您呢，”医生说，“刚要出门，嘎卜一嘎卜突然宣布晚饭好了。嘎卜一嘎卜这鸭子您也知道，凡事都有个讲究，它说吃饭就得吃饭。我不在的时候，您的大麦、燕麦，他们能按时供应吗？”

“能，能，谢谢您了。”老马说，“一切都挺好。当然了，孤独！您和吉扑一吉扑也走了。不过还好，还可以。”

于是，医生再一次坐下来，开始讲故事。可是从窗户上传来的声音，再一次打断了他。

“哎哟！天哪。这回，又是谁呀！”拱卜一拱卜都快急哭了。

我过去打开窗户，一对小鸟鼓翅而入。原来是不值钱，还有它的妻子。

“哎呀哎呀！”伦敦麻雀一下子飞到桌子上，叽叽喳喳地说，“这屋子谁进来谁值。我和我老婆已经围着门和窗户转了好一阵子，想找个地方能进来，真比进那下了班的英格兰大银行都难。哎呀，医生，咱们又见面了。怎么样，老伙计？您能回来，我也挺高兴呢。我和我老婆到了伦敦，回到圣·保罗塑像那儿，就听雕塑下面的几只鸽子咕咕地传说着您回来了。我就对我老婆说：‘走，去一趟布啷儿巴，去瞧瞧？’它说：‘瞧瞧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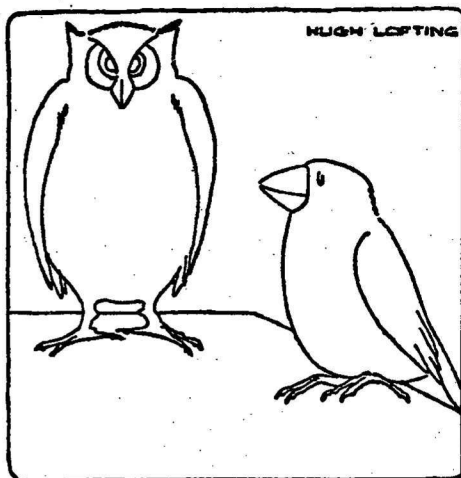
瞧瞧吧。’于是我们就这么地来了。谁也不能……”

“啊呀，你还是少说两句吧！”吐一吐插话道，“医生正要讲他的旅行呢，我们可不想听你说到天亮去。”

“好，好你个斜眼！”不值钱啄起一块面包渣儿，嘴里塞得满满地说，“收拾你的羽毛去吧，你什么时候成了这个屋子的主人？我说老婆，这边来，这儿暖和。”

那位妻子很温顺地过去，待在较暖和的分岔烛台下。这一次它返回英格兰比往年早了一些，诱使它朝北的早暖天气却骤然变冷。此时在桌子上那盏灯的照耀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还在轻轻地发着抖。

“医生，见到您很高兴。”不值钱老婆细声细气地说，“打断了您，不好意思。接着讲故事吧，您请。”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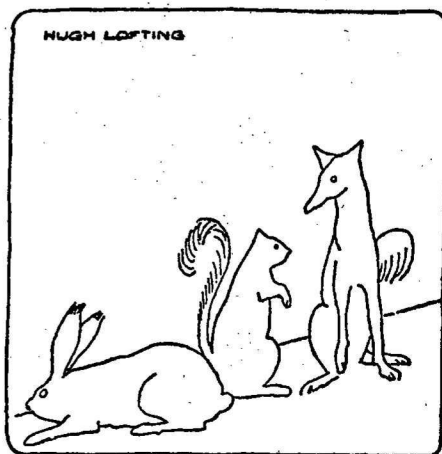
4 新动物园

夜已很深了，医生还在把一路旅行的故事讲给他的全体家族成员。拱卜一拱卜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又醒过来。醒来时就后悔不迭，怕是把精彩的部分给错过了。

到了大约清晨2点钟的时候，虽然故事还没讲到一半，医生还是坚持要求大家上床睡觉，剩下的部分明天晚上接着讲。

第二天，在我的记忆里，恐怕是医生最忙碌的一天了。每个人都需要他的关心，每件事都等着他处理。第一件，照例是有不少的患者等在门诊部的外边：一只松鼠爪子骨折，一只兔子严重脱毛，还有一只狐狸害眼病。

然后还有花园，医生他十分钟爱的花园，里面真是乱得可以。3年的杂草，3年的疯长，3年的荒芜。当杜里特走出厨房大门，在清晨的阳光下，清清楚楚看到园子里那一片衰败的景象时，差点没掉下泪来。还算好，他接着又看到了在园子里等了一夜想见他的本地



照例有不少患者等在门诊部的外边